

广州文艺百家



"人之常情,物之常态,都在我的关怀之中。"

# 木秀于林 安隐南墉

# ——速写著名画家林塘

□ 玥杉

林墉是当代中国卓有成就的画家之一。他自20世纪70年代前期创作《百万雄师过大江》《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和《八路军秧歌队进村来》等多幅有影响的历史画之后,就不断有新的艺术成果奉献给时代和人民。在林墉抒怀对人生、对艺术执着追求精神的数十万言的《南蛮画语》《林墉奇谈》等著作中,都强烈地体现出他试图与岭南同仁一道携手共进,建设属于中国南方的且具有当代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和新的艺术风范的绘画的胆魄和勇气。

从学生时代就以勤奋刻苦著称的林墉,在包括中 国画人物画(如历史画、肖像画、人物小品、人体写生 等)、文人画、山水画乃至书刊插图、杂文、随笔、散 文、小说和剧本等文学创作等多个方面,都有着令人称赞 的优秀成果。

现年74岁的林墉,经过十几年前的大病,早已遁离越来越热闹的画坛,安隐于南方花城的闹市中心。鲜有画展,很少出席活动,更很少在媒体露面,70岁时将自己病后的心仪之作结集出版《林墉七十》,画册前言有寥寥数语: "年轻时以为哭是无力的表现,但是老了之后才知道哭是热泪的血……" 2016年春节前夕,笔者在"五羊三牛一马堂"见到了林墉,他精神矍铄,思维灵敏。谈及艺术创作,他坦言自己目前的状态是"看看古人,看看今天,看看百姓,看看自己"。

#### 潮州少年

林墉第一次表现出绘画天才时仅两岁。

1944年的一天,两岁的小林墉由大姐带着到"粤东第一古刹"潮州开元寺,看着四大金刚和罗汉,大姐用她仅有的一点知识对小林墉简单地做了讲解。回到家后,小林墉从厨房找了一块木炭在地上胡乱地画了起来,并对大姐



说: "这是罗汉,这是他的脸,这是他的手。" 说着,又画了一个圆圈和一条线,说,"这是 琴。"

比林墉大12岁的大姐惊讶不已,抱起小林墉,欢喜地喊着说: "阿墉会画画了!阿墉会画画了! "

潮州有着近2000年的建城史,奔流不息的韩江,江上连绵不断的广济桥,堤上不知年代的古城墙,城里庄严古朴的开元寺,蜿蜒曲折的小巷——潮州古城的万种风情唤起林墉童年的艺术饥渴。精巧明丽、秀美鲜艳一开始就在他的血液中突突奔流。林墉的父亲是潮汕第一代抽纱设计师,因此林墉总说自己是手艺人的后代,画画也是手艺活,这种对艺术的"工匠精神"也影响了女儿林蓝。手艺人的勤奋、热爱,是林墉的家学渊源。

和早年大多数潮汕家庭一样,林墉家里有四个姐姐,他是母亲在30岁时生下的林家三代单传的儿子,自然被寄予厚望与期待,算命先生算他"五行缺土",于是帮他起了"墉"字为名,意思是"高高的墙垣"。自懂事起,父亲就在汕头抽纱厂工作,难得回一趟家。生活在祖母、妈妈、姑姑、姨姨、姐姐等女性的呵护之下,林墉的童年总泛着女性的柔光。在这个温润水灵的世界里,他受到精心呵护和百般关爱,他对生命、对人性、对美

和爱的认识,都从这里开始。人称"秀才娘"的祖 母有双灵巧的手,能作各种潮汕妇女的手艺。在她 的影响下, 幼年的林墉发挥自己的美术天赋, 利用 祖母竹篮里的针线、碎布和家里的各式废物捏起了 泥人戏剧头,剪起了纸影人儿,做起了鲤鱼灯, 制成了章鱼或八卦筝,绣花也不在话下。七八岁 时,林墉常跟祖母到寺庙进香礼佛,释迦牟尼佛 低垂的眼帘慈祥里带有威慑, 周围的罗汉愁眉瞪 眼,檀香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念经的声浪与气息相 合,人们真诚的脸坦露着,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小 林墉的脑海中。漂亮的二姐常带着林墉去看戏,潮 州戏细腻婉约、节奏舒缓, 汉剧唱腔高亢、爽朗流 畅,给了林墉不同的审美感受。潮汕传统习俗种类 繁多,逢年过节都有讲究,一餐一饭也有规矩,保 留了大量体现传统文化的仪式与技艺,这些都成了 林墉宝贵的美学养分。

进入民教馆是林墉学生生涯的开始,一年级读完就转到了小学,但他的兴趣不在国文,也不喜算术,常常在课上听着听着就随手画起了人头像,久而久之成了班里受人追捧的"小画家",课后林墉喜欢收集精美的纸片,上面印着各式各样的图案,得了空或画或描,安心地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高小毕业了,但厚厚几叠的画稿不能替代文化课成绩,林墉由于毕业考试成绩不合格,不能升初中。一下子没事做了,林墉在大姐的引领下来到

了文化馆,读了《水浒传》又读《三国演义》,看看画册又翻翻报刊,他的世界打开了,看到了许多以前从没有看过的人和事,也重新燃起了读书的兴趣,终于在两年后,12岁的林墉走进了潮州城里最好的中学潮安一中。就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第一位真正的美术老师——黄孝仁,并加入了学校的美术组。善良而爱才的黄孝仁擅长用因势利导的方式引导学生,也常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经验。随后,林墉又师从郑茂熙和胡浩,这两人都是当时潮州城里美术界的权威。郑茂熙教会了林墉用眼睛观察五彩的世界,他的眼睛变得极其敏感,一闪而过的颜色都会在脑海里留下印痕。胡浩则让他明白了明与暗、形与体、线与面的层次变化,感受到了画画的整体结构。在三位良师的指导下,少年林墉打下了坚实的美术基础。

## 寒窗十年

1958年9月,16岁的林墉怀揣着广州美术学院 附中的录取通知书,离开古城潮州,搭乘煤气包汽 车,经过两天的颠簸,来到省城广州。

在附中,林墉首先学习了素描和水彩,素描是苏式的契斯恰可夫体系,水彩也是苏式学院派。班主任胡钜湛毕业于本校,有着扎实的基本功,面对"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新式教学环境,他思考的重点是如何从零培养学生准确快速地写

生,要求学生高度集中思想,迅速抓住并且强化瞬间的感觉,同时准确地表达出来。这种严格的写实锻炼在思潮涌动的年代给林墉带去了自信,使他充满着毅力和果敢。星期天,学校只有早晚两餐,漫长的一天要用青春的朝气来抵抗身体的饥饿。一清早,林墉五点多就爬起床,跑到天台去画晨色,耐心等待捕捉清晨太阳初升的光芒。吃过早餐就夹个本子,挂包中有调色盒,手中拎个旧铁皮罐跑到校外的田野中去,看着日影渐移,天空的色彩从蓝紫转到白亮再沉入橙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夹子中多了三两张小水彩。回到宿舍挂到床头上,可以望上好多天。而生活中林墉还有另外一个调剂,就是到乐队中去拉二胡,这习惯一直从附中保留到大学,是林墉喜欢的小事、乐事。

附中的学习结束了,胡钜湛亲手接来的56位 学生,经过三年,再亲手送进学院25位学生。林墉 选择了中国画系,系主任正是岭南画派领军人物关 山月,他反对"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立 志要建立中国画不同于西画的教学体系;授课老师 杨之光则坚决落实"四写",融西画造型技巧于中 国画笔墨之中。林墉不站派别,在导师认真的教学 实践中,他像一块海绵一般贪婪地吸收各式各样的 绘画技巧,他勾起白描,临摹宋画,学敦煌,学 撞水撞粉,学浓淡干湿,学疏密聚散,学抑扬顿 挫,古典艺术一切直觉的美完全征服了林墉。他



星期天不外出了,只在教室坐着,临着一叠叠的 画,读着一本本书。为了描一个鼻子,可以费十多 张纸,为了咬通一个字,必须翻查几本书。学院严 实的教学就像胀满的气球,要细心地捧着,一不小 心碰上锐物就会破裂。

让关、杨二位老师当初针锋相对的话题,如今依然有人在提。近期关于素描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一切从素描开始,毁了中国画""素描基础是最庞大的学术包袱"……林墉这样回应:"任何讨论都要建立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我看那些质疑素描的人是根本不理解素描,也不了解素描的价值,不知道中国引进西方素描之后对中国绘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不知道其实中国美术史中早就有素描的观念与技巧。凭良心说,我画画是全靠素描的,或者说,没有素描,就没有我的画,没有我的风格。"

学习生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五年学院课程,由于全国文科学业停课下乡的决定,只学了三年,后两年全在沸沸扬扬的政治风雨中过去了,林墉也因为"思想复杂"成为了被"整风"的对象。1966年,本该毕业的林墉和班上其他同学一起成了最老的留守学生。疯狂的岁月里,林墉一个人在图书馆读书看画册,仿佛又回到了小学毕业后在文化馆看书的那两年。彼时他正热衷于黑白画,于是把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油画、雕塑画册都拿来作黑白的实验,厚厚四大册,画了近千张。

1968年,林墉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

#### 红色岁月

"你先去阳江,安心工作,我去斗门,我们的方向不同,只能各自去了。结婚的时间就定在春节吧。"林墉深情地望着苏华。这两个从附中到学院10年的同学,在毕业前夕已经明确了恋爱关系,毕业分配在不同地方,但他们都确信,和彼此共建一个家是温暖的。

斗门是一个小到只有一条街道的县城,全县不到2000人,多数是渔民。上班的第一天,县文化馆馆长就交给林墉一项工作,画一幅巨幅画像《毛主席在庐山》,林墉丝毫没有怠慢,毫不保留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5米长4米宽的画完成了,画面构图严谨,毛主席神情慈祥。

1970年,林墉从文化馆馆长手里接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任务——回广州报到。为了准备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毛主席在广州组织农民运动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广东省星火燎原馆需要组织画家创作一批符合政治需要的美术作品,由美院65届毕业的吴海鹰列出画家名单,林墉、苏华都在其列。

《好得很》是林墉此次政治任务的第一张 巨幅画作,前后画了十个月。1927年,为了回答 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争 论,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为期32天的调查,走访 了湖南湘潭等5个县,行程1400公里,完成了《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了深入了解当时的中 国农村,林塘向编辑组借来毛泽东的考察报告, 通读全文,并熟读毛泽东的诗词,认真揣摩毛泽东的形象,思考如何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一直到今天,林墉自己还认为这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作品,也认为它是一件非常好的作品。林墉说,"我每一次看我画的历史画,都会激动,想哭。想哭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激动过。几十年前我曾经骄傲过,但这激动的同时,负面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历史,连我都搞不懂。对我表现的历史,我是激动的;对我表现的历史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历史,我到今天也还是说不清楚。"

历史的问题留给历史去解决。但评价林墉的人物画,如果不谈他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那批历史画,就难于让人看到林墉在人物画方面发展与变化的脉络。林墉在附中和学院的学习,打下了作为一个优秀的中国画人物画家所必须具备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修养基础;20世纪70年代前期创作的历史画,无论是《调查归来》《百万雄师过大江》《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正是《八路军秧歌队进村来》,都是构图复杂、场面宏伟和人物形象众多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作品不但在当时的社会上和美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于今天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也还是站得住脚的。

1972年,以广东省革委会的名义,林墉留在了广州,成为广东省文艺创作室的正式创作人员,苏华也从阳江调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一年前出生的女儿也来到了身边,林墉的心情一如秋日的蓝天,绘画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时值全国六届美

展,林墉和汤小铭、陈衍宁、伍启中通力合作,完成了水粉组画《国际歌》,在那个没有个人思想和个人存在意义的时代,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一小片个人的天空,享受到了创作的快乐和收获,"广东四大金刚"的说法,一时间传遍京城。

#### 骄子林墉

1978年12月,林墉参加中国文化访问团前往 巴基斯坦进行交流访问。访巴归来,林墉创作了 大量的作品并在江苏画院举办了一次访巴作品观 摩,同时在刚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花城》上发表 了《访巴札记》和自己作的插图,引起了很大轰 动。第二年,他和夫人苏华再次受邀访问巴基斯 坦,被巴国的外交官称赞为"你们是我们国家最好 的朋友,你们用心灵和眼睛还有你们的笔,将巴基 斯坦带去了中国,也将带去世界各地"。

回国后,林墉和苏华于1982年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了"访巴作品展",对于刚刚走出十年浩劫、差不多快要忘记什么是真善美的国人来说,这批异域情境的作品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们。随后,林墉和苏华出版了《林墉苏华访问巴基斯坦画集》,受到了巴基斯坦总统的高度赞扬和亲切邀请,再度出访该国,并获该国总统亲自授予的"卓越勋章"。随后,林墉又先后出访日本和印度,其高超的艺术水准再一次赢得国内外艺术界的关注。

林墉的美术天才并不仅仅表现在异域风光和

人物上,林氏的"大美人"系列更加彰显其性情与才情,最能表现生命体悟的精彩。林墉的文人画则体现了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和参与冲动,比如他的"钟馗"创作,从反题切入,其构思富于别出心裁的机智和尖锐性,总令人猛然有感哑然失语。在林墉的笔下,这种张力即使是在带有禅佛内容的画面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鬼才黄永玉是林墉的忘年交,他曾如此赞誉林墉: "林墉有精湛的功底,艺术上的'金本位'储存得充实,所以这家伙运用起技巧来有时显得过于阔绰和懒散,甚至到'奢侈'的地步。"

林墉创造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独特而鲜明的 绘画样式,并赋予这样式以饱满的精神张力和特 点,从而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特殊地 位。但他的才情不止于如此,他的文章同样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他前后出过8本书,其写作速度 之快、数量之多即使是一些专业作家也难望及项 背。他的文章轻松、幽默,并且有强烈的个人风 格,林墉认为自己的文章有百分之二十普通话、百 分之二十广州话、百分之六十潮州话,这无疑形成 了林墉文风的主要特征。

说到写作,不能不提到林墉给文学作品创作 的插图。

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过相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更能体会当中的情感。《花城》决定刊发北京作家从维熙的中篇小说《泥泞》时,请到林墉配四五张插图。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林墉在读该小说时好几次被感动哭了,由着情感的牵引,在一个星期内竟画好了20张插图,全数发表在杂志上。林墉的线描插图蕴含着巨大的感染力,以至于美术界纷纷传阅,美院学生频频到访请教,文学界也在四处打听,作家们则通过编辑部表计谢意……

一时间,张洁的《祖母绿》、顾笑言的《爱情交响曲》、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王梓夫的

《昨夜西风》、电影剧本《徐悲鸿》等都配上了林塘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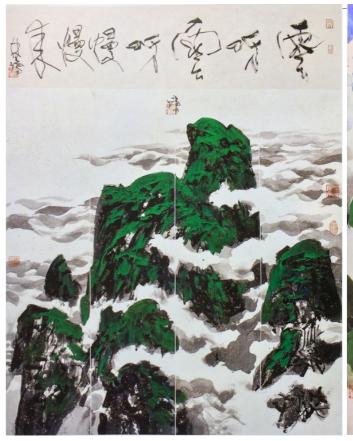
除了出众的艺术才能,林墉的领导才能也不容忽视。学生时代,林墉就常被任命为班长,无他,只因为他能服众。这种领导才能在林墉的人生经历中时有体现。1995年,刚过天命之年不久的林墉出任广东省美协主席,力主把美协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创作上,使得广东美协在第九届全国美展独领风骚,入选作品居全国第一位,获奖总数居全国第二位。行政事务并没有影响创作,绘画、文学、美协,林墉多年来大脑同时想三件事情,一件都没落下。

### 赤子林塘

1999年3月,林墉可以同时展开3条思路的脑子检查出了室管膜瘤,瘤子已经大到足以塞满整个左脑室的空间,压迫到其它的脑组织,不可能保守治疗,必须马上手术。"不能画画,宁可不要活!"林墉尽量显得平静地对医院院长说,他甚至还耸了耸肩膀不无风趣地说,"如果手术不成功,我今后就只能画儿童画了。"

在广州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由于病情反复, 夫人苏华决定把他送到上海治疗。出院时,省老领 导著名老艺术家吴南生对林墉说: "老天爷不是要 置你于死地,而是要苦你心志,劳你筋骨!"林墉 热泪盈眶,有许多话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大病 期间,留在他记忆最深处的全是一双双关爱而热切 的眼睛,这对于画了一辈子人物画的他来说,是多 么的刻骨铭心!

在经过了这场生死劫难后,林墉刻了一枚 "宾虹笔墨"的印,开始将盘踞在他胸中多年的山 水用画笔呈现出来。他借这些山水画来表达对人生 的更深一层的思考。"山水非风景""风景画不是 山水画,风景乃眼前所见,山水则心中所想,有眼 前景心中花之别也""余笔下山水,出于胸中心





中,眼中所见,出之一二而已。余非无暇,唯余有 心胸也。故知余心胸者亦知余山水",这些山水画 与题款浸透着林墉深刻的感悟,体现着他对中国画 的独特理解。

李伟铭曾在评论中提到: "在林墉的绘画中,拘守规矩者看到放纵;爱作拙涩者看到浮滑;故作艰深者看到浅薄;刻意求新者看到陈旧;当然,也不排除急功近利者,看到了轻而易举的成功。"林墉似乎是一个贵族气十分浓的画家,这种"贵族气"源于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但他的成功很明显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充满他的生活的,除了画画,就是书、古董、石头、木雕、旧东西,多是手工艺品。在广州生活多年,他仍像当初那个潮州少年一样,喜好沿街淘一些"玩意儿",口袋里有钱就会找到各式熟悉的店铺,寻一寻宝,即使花掉了饭钱,也一样可以美美地捧着宝物。喜欢看街景,喜欢生机勃勃、闹哄哄的街市,走在人群中,走在陌生的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中间,一切都是鲜活的,有生命的,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林墉自言: "人之常情,物之常态,都在我的关怀之中。爱生活,爱到虔诚,艺术就有了生命的源泉。但愿我们在艺术实践中能无时无刻地如此赤诚地用毫不掩饰的双足紧贴着大地,就如婴儿吮吸乳汁般在大地母亲坦荡的胸怀中成长。"

有人说,林墉大病之前是山,难以超越,大病之后是海,包容一切。林墉刻了一个章"平常心",经历了生死,他对于这三个字体会更加深切。何谓平常心?平常心即道。"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短长,无凡无圣。"平常心即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对于他的作品常有各种评价,林墉一笑而过,"林墉艺术到底怎样,我自己都还没有定下来,还在变,你急什么呢,七十到八十岁,这十年很重要。艺术家的使命是创作作品,评论是别人的事,后人的事。我在画,还在走。"



# 林墉如是说

我还有一批纸,不能浪费掉,那怎么办?就 随便乱画吧, 管它呢。

男人不轻易流泪、一旦流泪一定是方形的、 一颗颗挤在心里、排在眼里, 夺眶而出的时候, 咔嚓咔嚓响。

生活中有很多穷讲究, 真没什么意思, 但没 意思恰是最有意思, 因为这就是生活。比如, 要 干净干嘛, 真没什么, 但我就是要干净, 因为我 高兴。

早上起来要先扫地, 再干其他的。我想, 做 人起码要这样。

有人让我对画坛新辈提几点忠告, 我委实无 话可说。人的一些经历远非那么简单,远看丰富 多彩, 其实一点儿也不丰富多彩, 只留下了痛

看事情要有几个角度,才能看得周全。鲁迅 先生当年的文章卖得贵, 他也就写得带劲, 写得 更大胆,影响也就随之更大。现在来看,他的文 章就应该那么值钱,就是那么有分量。

我可以什么都不讲,但如果硬要我讲的话,我肯 定是斩钉截铁。似是而非的话,我是不讲的,这个不 值钱。

人没钱很丢脸,靠挥毫去赚钱那就更丢脸了。

办个展览不要搞那么多画,你精挑细选,选出40

来张精彩的画就可以了。再选一个小小的地方展 出,老哥们、老姐们的,大家一起边看画边聊天,你 说该多好。你可以赞他两句,可以骂他两句,可以说 他的画一点儿都不像大名家的,这也挺痛快。

笔墨两个字害死人。吴冠中是个明白人,他说 笔墨等于零,真是精辟,因为笔墨确实等于零。但有 些人的画里,笔墨果真等于零,他也真够可怜的。

创新只是一个小意愿,而画画的难度在于,从低 画到高,把浅画到深,由薄画到厚。

画画是很单纯的事情, 应该像小孩画画的状 态一样,就是要好玩,让自己过瘾。

我即使有对美的遐想, 也绝对尊重我眼前的 被画者。我要描画的是这个被画者所具有的而又 是我愿意为之讴歌的那所在。

在巴基斯坦的行程中, 由于心情憧憧, 又是 异国他乡, 因而对人的印象总是含糊不清, 又是 仿佛清晰, 却不具体。但是无论如何, 眼睛给我 的印象是深刻的,至今,只要闭上眼,那一双双 眼睛就涌现出来。

焦焦用笔,笔应有势。势在哪里?势在峰之 转合。知转者宜也知合, 反之, 知合者更应多转

最好的画是讲不出来它好在哪里的。你只是 看着,入神了,但又不知该说什么。为什么呢?因为 这张画牵涉面广,不止是技术,不止是人生况味。

# = 牛花草梦岭南——苏华的书画人生

□ 高鹏







"当今艺坛深谙书画之道,而能游刃往返自由于其中,又深 有名望者, 无多矣。而其中出自纤纤女子之手者, 更为屈指可数 然。著名女画家、书法家苏华正是其中佼佼者也。"

每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人。作为林塘的 夫人, 苏华不仅是一位默默奉献的伟大女性, 同时也是一位出色 的艺术家。苏华的绘画与书法双绝, 画以山水和写意花鸟见长, 书法豪迈大气、独树一帜。著名画家黄永玉曾说:"当今书家, 百花齐放; 唯有苏华, 一枝独秀。"

### 结缘艺术一生挚爱

苏华的父亲在邮局工作,妈妈管家,家里没人懂艺术。父母 共生了五个孩子,四女一男,苏华是老大。苏华的名字与"书 画"谐音,或许冥冥之中注定了她与艺术的缘分。1943年苏华出 生时,正值日寇侵华,广州沦陷,年幼的她随父母逃难至韶关 连县, 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 生活方才安定。年仅6岁时, 父亲 教她临柳公权的字帖, 这成了她接触艺术的开端。中学时, 苏华 爱上画画、读小说和游泳,并曾获广州市少年女子游泳冠军,成 为一名作家或是游泳运动员一度是她最大的理想。1958年武汉中 南美专搬到广州小港新村,并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及广州美院附 中,与苏华家毗邻。一时间,提着画架、拿着画笔的青年学生们 云集房前屋后写生创作, 苏华和弟弟妹妹们便常常看得入迷。鉴 于苏华在绘画上的高超天分,美术老师邓国纬将全校唯一张美院 附中的报名表给了她, 苏华果然不负众望, 顺利考取。附中期 间, 苏华接触了苏联和西方的绘画理论, 系统学习了素描、水 彩、速写创作技法,通过不断实践,绘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一次在美院陈列馆看展览时, 苏华被关山月带领国画系毕业 班集体创作的反映堵海工程的作品深深震撼, 当即立志报考广州 美院国画系,之后果然如愿以偿。在美院二年级分科时,苏华又 进了山水科, 当时山水科荟萃了黎雄才、陈金章、梁世雄、麦国 雄等众多国画大家, 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 苏华的技艺更是突飞 猛进。入学第一年, 苏华以怀集洽水公社为背景创作了《中秋之 夜》,该作入选当年的广东省美展。毕业后,苏华先后在阳江漆 器厂担任设计员, 在岭南美术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 在广州画院 担任专业画家:同时也是中国美协会员、广东省书协顾问、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苏华的影响下, 弟弟妹妹们也相继走









上美术之路。

### 国画书法 成就斐然

岭南水乡为苏华的创作提供了无尽源泉。在美 院读书期间, 苏华就几乎走遍珠三角各个角落, 搜 集了许多素材: 毕业后, 更将岭南山水融入自己的 画作中。"我的作品不仅是从老师那里学的,也是 从自然中学到的,然后画出自己的感受。艺术一定 要有真情实感,画自己喜欢的东西。"苏华前期 的山水画工写结合,以缜密、清丽、沉实见长, 也不失放、粗、疏、狂的特质, 《二月湖水》的 清雅、《万顷沙》的气势、《车过花明楼》的空 灵、《雾霭》的疏狂各具特色。1991年,花城出版 社精选苏华的104幅山水画,结集出版了《苏华画 集》。1995年前后,已过五十岁的苏华突破了那个 平稳圆熟的山水世界,一变而为大写意花鸟。评论 家姚玳玫评价道:"放弃耕耘多年的山水画领地而 走去水墨写意花鸟的新空间, 于苏华来说是自信心 和创造力的一次考验。不再运用更悦目而讨好的色 彩,却沉迷于水墨。纯粹的水墨,像她的书法一 样, 在黑白的天地之间, 凸现艺术最为本源的魅 力。"2004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苏华写 意花鸟》, 也广受好评。

"苏华擅书法,书法中有男子气度,注重大布局,篇章行字,黑白粗细,大张大合,注重大节奏,长短疏密,轻重缓急,大笔大墨,一如她的大写意花鸟。"苏华6岁临帖,入读广州美院后又得大书法家麦华三亲自指导,数十年临池不辍,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文明导报""广东新闻联播""五羊邨"……皆出自其手笔。著名画家、书法家梁照堂说:"(苏华)多年之勤操苦练已使其得心应手驾驭线条语言,尽意忘情捕捉其中章法及神韵特征,从而达随心而出、身与物化之自由境地"。

### 伉俪情深 相濡以沫

苏华与林墉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是广州美术 学院附中的同班同学,后来双双考上广州美院,可 谓情投意合, 青梅竹马。1969年"文革"正酣, 苏 华和林墉分别被分配到阳江和斗门两地工作, 离多 聚少,此时两人已是二十五六岁适婚年纪,就决定 趁春节举行婚礼。林塘请了10天假赶到阳江,大年 初三两人前往街道办登记, 然而街道办只有一人值 班,管公章的人去外地过年,半个月后才回来。由 于林塘的假期没有那么长, 登记后, 领取结婚证的 事就被耽搁下来,而且一瓶就是40年。两个搞艺术 的人谁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竟忘了自己是"无证 一族",用林墉的话说"反正死了别的心,认准这 个人过日子呗!"2009年6月2日, 老两口终于来到 越秀区婚姻登记处,一字一句宣读结婚誓言,正式 领取了结婚证,一时间家里的电话都因朋友们的祝 福被打爆了。

1979年苏华林墉伉俪参加中国美协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回国后在北京展出了此行的写生作品,大获成功。1981年,夫妇二人应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的邀请再次访巴,并在巴基斯坦各大城市

举办画作巡展,引发轰动,获得巴基斯坦总统颁发的"卓越勋章"奖。1982年8月巴基斯坦独立日,应巴基斯坦政府的要求,中国文化部为苏华夫妇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林墉苏华访问巴基斯坦画展",巴驻华大使馆全体人员悉数出席。两人的事业如日中天,画坛伉俪名扬天下。然而人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1999年林墉被查出患脑部肿瘤,几年来经历了治疗、手术、复发、再手术……的反复折磨。苏华和妹妹、女儿24小时轮班,悉心的照料终于让林墉战胜病魔,得以康复。林墉的主刀医生曾说:"当时看到你的病情,觉得手术后能多一年的生命已经很了不起了!哪知如今已过去十多年,太神奇了!"

#### 感悟人生 快意晚年

生活中的林墉是个脾气很大且有傲气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瞧不起谁的话,3秒钟就能让人家看出来"。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华的包容与宽厚。"婚姻里的两人,就像一个螺丝和螺丝母,要一个凹一个凸才能拧在一起。生活中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就用'拐弯思维',拐个弯就过去了。我认为一个人能力大、脾气也就大。林墉是个特别聪明的人,生来就是画画的,印成的画册叠起来比他还高,至今还是那么有想法有激情。所以,我只要一想到他的才华,就能原谅他的脾气。"这是苏华的爱情保鲜秘诀。

独生女林蓝是夫妇二人的爱情结晶与毕生骄傲, 由于家学渊源, 艺术细胞仿佛萌生在她的血

液里,为日后传承父母之业打下良好基础。初中时,林蓝主动向父母提出要学习画画。"我一直以为林蓝的才华在文学呢,想不到,现在她主动要求画画了,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马上架起画板,钉了画纸,摆了一摊静物,林蓝马上画起来。她要画水彩画。好,水彩画就水彩画。"看着女儿走上绘画之路,苏华非常欣慰。从广州美院毕业后,林蓝还取得了清华大学美术学博士学位,目前她已回母校广州美院任教,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画家。

苏华一生与艺术结缘。她认为一件艺术作品, 要能做到一感动人, 二震撼人。做到震撼人, 实在 难! 做不到震撼人, 也要能感动人。虽说能做到感 动人也不易,但这是我们必须去追求的。艺术要 得其心性,喜欢学谁就学谁,喜欢画什么就画什 么,要表现你自己,表现你的思想,表现你的灵 魂。在林墉生病之前,全家人平时都很忙,只有 在除夕夜看春晚的时候才会在一起坐上四五个小 时。退休后,林墉夫妇才真正过上相对悠闲的生 活。如今年过七十的苏华,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每 天在画室作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钻研,读报剪 报,经营自己喜欢的花草,偶尔高歌一曲,或者 去游游泳,与家人朋友时常小聚,享受着生活之 乐。"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认为,能一生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是幸福:能用自己喜欢做 的事情去谋生的, 那就更幸福。对我来说, 能每 天画画, 画着自己喜欢画的画, 干着自己喜欢干 的事,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艺术理 想,这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



# 林蓝: 父母是为了画画而生的

□ 里翔

林蓝是林墉、苏华的独生女。她成长于书画世家,自幼受到父母的艺术熏陶。尽管她儿时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国画家。巧合的是,他们一家三口都是广州美术学院的校友。林蓝在美院读书期间,西方的各种美术思潮风头正劲,她的骨子里有学习西方艺术的冲动,试图从传统之外的东西入手学习国画。大学毕业后,林蓝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却始终割舍不掉国画情结。"我渴望回到传统的主干道上。"林蓝毫不讳言,国画更能突出自己的性情与思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林墉一家住在广州文德路的省文联宿舍。对于文德路的家,林蓝记忆犹新。"最火爆的一回是安徽美术界来了二三十位朋友,客厅里、走廊上全坐满了人,大家谈兴都很浓。父亲特别开心,天南地北,妙语连珠,惹来一阵阵哄堂大笑。父亲最爱聊天,他说后人如果要对他的才华下个论断,第一必是聊天,其次是文章,第三才是画画。其实父亲的兴趣极为广泛:喜欢民间艺术,喜欢读书,还喜欢布置家居。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桌面构图好画画才会构好图'。"

笔者: 父母在您心目中的形象是怎样的?

林蓝:从我记事开始,父母一直都在从事美术工作。父母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们对于画画的热爱,这种热爱表现在每天的劳作习惯里。父母自小就喜欢画画,这是他们脑子里唯一的事情。比如逢年过节,他们一吃完饭就回到各自的画室画画。父亲常说,艺术家也是手艺人,要通过不断的劳作,才能心到手随,才有可能获得一点成就。而母亲一旦定了目标,就会数十年如一日走向目的地。她有时跟我说起,直到今天,日复一日地写字、画画,似乎从来就没想过换一种别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父母在我心中一方面是父母,另一方面就是同行中的师长。

笔者: 您从父母身上学到了什么?

林蓝:父母给我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对他们的学习是不知不觉的。父母认为个性与眼界最重要,所以在十四岁考上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前,他们让我学习王肇民先生的水彩,十八岁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后,他们又让我学习潘天寿先生的花鸟。这些画册至今还保留着,父亲对待艺术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我想父母可能

就是为了画画而生的,画画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血液。

笔者: 您觉得父母的艺术有哪些特点?

林蓝:父亲专攻人物,他的画热情洋溢、丰富细腻,线色之间每每透露着敏感与聪明,精致的局部又让人觉得他善于捕捉生活中刹那闪现的美。他爱画美丽的事物,比如美丽的异国风情,美丽的女子和花。母亲专攻山水,后来改成画花鸟。她的书画,框架有力,锲而不舍地专心经营大构图、大章法,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全身心地画画,似乎是他们的生命本能。黄永玉伯伯曾说要写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题目叫做《画坛雌雄剑》。

**笔者:** 您这代人与林墉老师那代人在艺术理 念和实践上有什么不同?

林蓝:父亲那代人的传统文化修养较高,国学基础相对扎实,骨子里是"中"的。求学时受到苏联美学思想的影响,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变革较多,他们的作品反映时代,与国家共命运;而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后个性生长的一代,事业、生活在新思潮汹涌的环境中,受到更猛烈的西学东渐的影响,作品注重反映身边的事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更关注的是个体的情感。

笔者: 您是从何时开始接触到绘画的?

林蓝:我是在十岁以后才接触到绘画的,那时家搬到广东画院的大楼里,经常有机会看到很多优秀的画家在创作。80年代初,当时整个文艺思潮开始活跃起来,大量的新青年美术展览在广

东画院举办。这些展览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真正 感受到艺术就在自己身边。

笔者: 当初从事美术工作是自主选择的吗?

林蓝:是的,父母给我更多的是身教。在我事业、生活的选择上,父母的态度非常民主,从来没有明确要求我做或不做什么。现在想来,父母每天画画、写字,家族中有十几人从事专业美术工作,耳濡目染,可能不知不觉中自己已与美术累积出深深的联系。我觉得自己属于那种"学而知之"的人,总有一种外在的东西驱动着自己前行。久而久之,这种东西激发了我内在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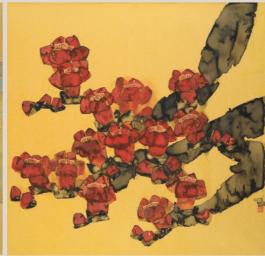
**笔者:**您的作品风格灵感来源于宋代绘画,可以看出您对宋代绘画的喜爱,能具体谈谈吗?

林蓝:上大学的时候学习《中国美术史》, 其中尤其感受到宋代绘画的魅力。宋代出现了画 院,艺术家可以在很安定的环境里精进技艺,所 以宋画在境界和技术方面都达到了极致。念研究 生时,导师袁运甫先生给了我一幅宋代画家李嵩 的《花篮图》,说适合我学习,让我看看。把这 幅画钉在墙上每天看,慢慢地发现自己真的很喜 欢。在创作技法上,自己喜欢以金的色调为底, 以"撞水""撞粉"之法描绘物象形体,把自己 所有思想与情绪的流动和起伏都记录下来,用一 张画印下自己在这个时间段的点点变化,连接出 自己心绪变化的轨迹,每日作画如同日记一般。

**笔者:**您的金版水墨画颇具特色,能介绍一下吗?







林蓝: 1994年,父亲的朋友从香港给他捎来一种金箔宣纸,希望他尝试一下,但他用不惯。当时金纸昂贵而且少见,在家里一收就是两年。那时我正在中央工艺美院壁画专业学习,对各种新材料都很感兴趣,本性可能又非常地喜欢金色、银色,所以就拿来试着画了。从1995年到现在,不断在这个方向上摸索。记得小时候我去博物馆看画,看到岭南画派的鼻祖"二居"(居巢、居廉)在一些很小的花鸟虫鱼上常用到"撞粉""撞色"的技法,就是在未干的墨、色之中冲水冲粉,这正好契合了金箔纸不甚吸水的特性。因为材料的改变而有了技法、想法上的新尝试,这给我带来很新鲜的快乐。

**笔者:** 您曾说过,"精神的传承、形式的创新,也就是一个独立个体在当下整体中的价值定位"。对此您有着怎样的思考?

林蓝:相对于其他画种,中国画很特殊,它只存在于中国,与中国传统哲学息息相连。中国画如果要往前走,一定须在传承中变革。父亲曾说过,"传统是已为大多数人认可好的得以长久流传的那部分,变革与创新应在认可这部分的前提下进行。而艺术创作的一辈子,传承与创新并不截然分开,而是不断地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不

断地创新。这好比做菜,祖辈常做的那几个菜一 定是好吃的、百吃不厌的,先要学会做好这几个 菜。但,好像光这样还是不够,总想再摸索一些 新的做法,有一些新的推进。"

从纵向看,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已自然累积形成 了艺术行业潜在的发展规律与审定标准,那些暗合 规律与标准的优秀成果逐步沉淀为历史的纵线,由 此,纵向的传承从古至今一点一点地延续。从习画 伊始,我们已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典范里蕴含着的巨 大而深沉的吸引力,那众多成熟的图式、形式,其 中总会有深深打动自己的几处,让自己产生学习的 强烈冲动并时时从中汲取营养。

从横向看,纵线上的每一点是不会重复的, 只有敏锐地感知与表现每个时代的不同,才不为 以往所涵盖而成为属于这一个时代的新鲜夺目的 点。艺术始终从具体的生活中来,外在的时代、 社会在变化,个体内在观察角度也在变化,这客 观与主观的种种变化必然引发视觉艺术表现形式 的拓展与更新。

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创新,纵横交叉成十字中间的那一点——精神传承,形式创新——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当下整体中的价值定位。



# 艺林繁华

编者按:林墉、苏华二人伉俪情深,其背后庞大的艺术家庭也被传为佳话。从苏华的母亲吴丽娥开始,祖孙三代至少有17人从事艺术相关行业,苏门一家三代八位女杰,书画各有成就,人称"风华一家",这在岭南乃至全国都属罕见。现在,更小一辈的曾子林(曾海彤林蓝女儿,现年11岁)也在外祖父母、父母的影响下开始画画。《广州文艺家》以小传的方式列出这两家三代的艺术经历,与读者共飨这艺术界"传奇"。

林墉 著名画家,广东潮州人。1966年毕业 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主席、广东画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 授、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等,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顾问、广东省文联顾问、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 誉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善人物,又及花 鸟、山水,兼擅文论及插图,风格潇洒、清新、 明丽。出版画集文集有:《林墉作品集》《林墉 插图选》《林墉速写选》《访问巴基斯坦画集》 《梦之女》《林墉中国画作品选辑》《林墉中国 画小品选》《当代中国美术家•林墉画传》《林 墉•霸悍的恣丽》《再画印度》《南蛮语画》《林 墉奇谈》《梦话•人语》等40余本。三次出访巴基 斯坦, 获巴基斯坦总统授予"卓越勋章"。作品 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 究院、广东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广州艺术博 物院、深圳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等及海内外收 藏家收藏。

**苏华** 著名书画家,林墉之妻,"苏氏五杰"中的大姐,广东新会人,196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历任广东省书协副主席、广州市美协副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广州市人大常委等职。现为广东省书协名誉顾问、广州市美协名誉顾问、苏家美术馆名誉馆长、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擅长书法、绘画,风格潇洒、奔放,获广州"红棉艺术奖"、广东省中国画展银奖和巴基斯坦总统颁发的"卓越勋章"等,曾在北京、南京、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举办个展和联展。出版有《苏华画集》《苏华书画》《苏华书法艺术》《林墉苏华访问巴基斯坦画集》(合作)、《一家三代八位女画家画集》(合作)等。

林蓝 林塘苏华之女。1971年生,现为广州 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 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艺术专业 高级资格评审组委员,广东省青年文艺家协会 副主席。国画作品《诗经——长歌清唱》入选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白菊》 获"2002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银奖,《天长地 久》获"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提名奖、"第 二届全国中国画展"铜奖,《银辉》获"'黎昌 杯'全国青年国画年展"铜奖等。出版专著专集 《林蓝画集》《林蓝金版水墨》《中国画名家画 库•花鸟卷(林蓝)》等。

**曾海彤** 林蓝的丈夫。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装饰艺术系,现为广东省集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



计总监,高级环境艺术设计师,全国有成就资深 室内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室内分会广州专业委 员会委员,全国百名优秀室内建筑师。

**苏家芬** "苏氏五杰"中的二姐,是苏氏五 杰中唯一的水彩画兼国画家。现为广东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协会员、广东美协理 事、广州市美协理事。业内人士评价她的画"华 而实"。《铜勺子上的自画像》《煤油灯下的 欢乐》两幅作品在1989年被评广东省美展优秀作 品,并被收入《中国当代水彩水粉画选》。

**韦振中** 苏家芬的丈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韦潞** 韦振中苏家芬之女,200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装饰艺术设计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委员,广州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广州市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委员。

**苏家杰** "苏氏五杰"中的三弟,曾任花城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广东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会长等职。长期致力于连环画的创作和封面装帧设计,并多次在国内国际大赛中获奖。

# 李桂芳 苏家杰的妻子。擅长中国书画装裱。

**苏芸** 苏家杰李桂芳之女。现任职于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韩国国民大学交互设计 专业博士,广州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硕士,广州 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工作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若 干,曾获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览论文优秀 作品奖;主持、参加国家级、省级、校级及横向 科研项目十五余项。

章哲 苏芸的丈夫。现任职于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设计经理,负责集团设计战略。广州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硕士,求学期间曾赴德国柏林访学。华中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工作期间获国际设计竞赛殊荣有红点、IF、IDEA产品设计奖十余项。

**苏家芳** "苏氏五杰"中的四妹。广州美术家协会理事。她的作品介于工笔和写意之间,她的花卉虫鸟,都是既有淋漓酣畅的写意笔法,又有工整细腻的细节处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一种和谐统一的技法韵味。

**乔平** 苏家芳的丈夫。男高音歌唱家。历任广州乐团副团长,广州乐团合唱团团长,广州交响乐团副团长。曾在中国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独、领唱《祖国颂》,在由美国指挥家齐佩尔首次访华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担任男高音独唱和四重唱,多次在国内外演出并获好评,2003年获得美国蒙特利尔公园市市长颁发的荣誉市民证书。

乔乐 乔平苏家芳之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并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师。2004年导演拍摄电影短片《废墟》获2004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摄影奖,2005年受北京市委宣传部委托,青年电影制片厂投资,导演拍摄电影短片《路上》,2008年参与拍摄制作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宣传片。

**苏小华** "苏氏五杰"中的小妹。现为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广州画院专业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广州市第十二届政协常委。曾任广州美术馆馆长、广州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广州画院副院长。

**李山珊** 苏小华李锐文之女。曾就读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毕业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并获硕士学位。

